

24 Hours in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穿行在
三江并流中的
24 小时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是 77.3 岁，这意味着每个人一生平均会经历大约 28234 个 24 小时。在我已经经历过的一万多个 24 小时里，还没有哪个，如 2020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点开始的那个 24 小时般丰富又扣人心弦。

编辑 陈诗阳 • 文 张侃 • 图 张侃、视觉中国

德贡公路孔雀山垭口前飘荡的经幡。



9 AM

升平镇，一个平凡的清晨

我爬上弯弯绕绕的台阶，准备去镇中心广场旁的小店吃早餐。清晨，高原直射的阳光已格外耀眼，然而，冬季山谷间穿梭的寒风拍打在干涩的面颊上，将本应有的些许暖意席卷殆尽。这里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辖镇，本地人更习惯叫这里“升平镇”。我喜欢这个诗意的名字，让人想到“歌舞升平”的美好景象。

然而若从高处俯视现实中的升平镇，只能见到一幢幢“多快好省”的现代方盒子建筑，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古冰川消融后留下的狭窄山沟谷地中。绝大多数游客来此，为的只是转车奔赴城外飞来寺的观景台，一睹梅里雪山的风采。就连镇上为数不多的餐馆，也大多挤在进出城的214国道旁，招牌一个比一个醒目，都盼着能从神山永远火热的旅游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尽管升平镇距飞来寺不过十几公里，但三面环绕的巍峨群山使游客绝无可能在镇上一窥卡瓦格博峰的真容。

俯瞰着升平镇，我却突然有了几分别样的感受：陡峭的山谷中，一条条近乎垂直的梯级路将那些地图上看起来紧挨着、实际却有四五层楼高差的宽窄街巷连接在一起，小镇仿佛成为科幻游戏中的某个场景。

横断山脉南北绵延上千公里，升平镇坐落的这座山谷，不过是其中平淡无奇的一隅。千万年来，板块缓慢漂移、挤压，竟将坚硬的岩石挤得如耄耋老者的眼角般沟壑纵横。山间的巨型褶皱孕育出大大小小的水系，而流动的水系又反过来赋予群山更多生机与灵性。

2003年，横断山区的“三江并流”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其实区内共有四条主要河

流——金沙江（长江上游）与澜沧江自然是名声在外；可怒江与独龙江之名，至今却并不为大多国人所知。然而当它们一路奔流向南，跨出国门，便成了缅甸的两条母亲河：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默默滋养着世代居住于中南半岛上的儿女们。

四天前，我从丽江启程，想要完成一场“一次穿越四江”的自驾旅行。长江第一湾就坐落在距离丽江市区不远的石鼓镇上，一整片经年冲积出的开阔谷地中，湛蓝的江水安静流淌，在我眼前划出一条性感的曲线，转身向北逶迤而去。沿江而下，没多远就到了虎跳峡，江水在哈巴雪山与玉龙雪山的夹缝中性情大变，颜色成了浓郁的浑黄，如下山猛虎般奔流而过。待驶过香格里拉，我再一次见到宽阔的金沙江江面，只不过这次是第一湾的上游，江水一如虎跳峡，浑浊而猛烈，充满高山河流的野性。看来，第一湾所展示的静水流深并不是金沙江的真性情。

从江边的奔子栏镇转身向西，投入德钦县白马雪山的怀抱，这才算正式与金沙江分道扬镳。在高等级滇藏线214国道上，沿途隧道与大桥相接，雪山天堑早已不再艰险。然而身为游客，我还是更青睐那条与平坦新路一路相伴的崎岖老路。所有客货运输都改走了新路，老路上只有零星几个像我一样的观光者。

5430米的白马雪山主峰，在6000米以上山峰林立的横断山脉中并不算突出。特别是站在海拔已有4292米的垭口远眺，高差不过一千余米。然而，作为此行中近距离感受的第一座雪峰，加之矗立的玛尼堆与飘荡的藏地经幡一路如影随形，还是让人难免对神山心生敬畏。翻过白马雪山，进入德钦县的辖区，便算是正式来到澜沧江的地界了。

三天前，我第一次抵达升平镇，并没计划在此停留。跟大多游客一样在飞来寺匆匆拍完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我便继续北行，沿滇藏线去了省界另一侧的西藏盐井。若不是那里的一场偶遇，回程路过这里时，我肯定会过而不入。此刻我走在升平镇的广场上，心里暗自庆幸：差点就与这座有意思的小镇擦肩而过了。

也许是太早，小广场上空无一人。喇嘛塔的金色尖刹与清真寺的绿色穹顶在阳光下比肩而立，一旁便是通向阿墩子古城的仿古门楼。

“阿墩子”是个比升平镇还要古老得多的地名，这里曾是梅里雪山地区的重要交流中心，这片山沟也曾是茶马古道上一座重要的商贸驿站。然而现在的阿墩子古城，跟国内很多古城一样，里面只有一面“发展全域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招牌和若干座正大兴土木的仿古建筑半成品。

门楼左侧，一处房间小门洞开，没有任何招牌，只有正飘出热乎乎香气的大蒸笼，这让我确信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家包子铺。进屋，在唯一的矮桌旁坐下。包子的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他的妻子在一旁调着馅料，店内的墙上挂着佛像。

“来要的哈？”老板的口音是本地藏族人那种生疏的云南普通话，他用围裙擦拭着沾满面粉的双手，随后端上包子。

“是啊！昨天刚到。朋友说你们是‘全城最好吃的包子’。”我笑着应道。

在各尝了一个肉馅包子和素馅包子后，我明白了朋友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包子不大，吃起来却很实在，两三个就够一顿早餐了。

我问老板，怎么没弄个招牌。小广场紧挨的国道，是往来梅里雪山和进出藏车辆的必经路线。夫妻俩拥有让熟客交口称赞的技艺，然而无数潜在的新客却根本没有机会发现他们。

“你说弄个招牌？”他的神情，让我感觉似乎之前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包子好吃，客人自然就来……你说再多吸引点人？钱嘛，多少算是多？”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很难理解，为何要放着近在眼前的钱不赚。

扫码结账时，我看到他的微信名是个有些文艺也有些耐人寻味的词语：最初的梦。这对在升平镇默默经营着一家没有招牌的包子铺的平凡夫妇，他们“最初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是现在这般平静的生活，还是他正在用的微信头像——那位穿着藏族服饰的可爱小女孩？

老滇藏线翻越白马雪山
沿途的玛尼堆。



10 AM

德钦特藏， 被遗忘的“失败者”往事

独自旅行的女生阿梨，还有向我推荐包子铺的齐文辉先生，他俩便是我在盐井偶遇的人。当时，阿梨去那里的天主教堂朝圣，暂居德钦的学者齐先生则正进行着他的研究。初见时，齐先生戴着黑色毛线帽和厚重的眼镜，这学生式的装扮一度让我把他当成同龄人。后来才惊讶地得知，先生竟年长我近 20 岁，曾在法国度过多年学术研究生涯。

齐先生邀请我和阿梨去参观他最近的研究成果——德钦县图书馆里的一场展览，这便是我此番回平镇停留的原因。这天是周六，除了照常开放的阅览室，馆员大都没有上班。齐先生用借来的钥匙打开办公区厚重的防盗门，门后是一段陈年潮气与书卷清香交织的昏暗走廊，就像是任何一座偏乡图书馆的办公区应有的样子。

他将我们引上二楼，推开其中一扇门，伸手打开房间的灯。房间里是中西合璧的入时装修，灯光明亮又柔和，一切都布置得恰到好处。图文并茂的展板挂满四壁，依墙并置的玻璃柜一尘不染，内中陈列着各种书籍，书柜旁还贴心摆放着高脚凳供人坐下品读。在我看来，这座房间充斥着一种奇异的违和感，不似偏远县城的图书馆，倒像是卢浮宫中新开辟的专题展厅。

展厅的设计和展示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齐先生主持下，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完成的。我曾特意问他，是否专门学过博物馆相关知识。他说自己只是在巴黎研究艺术史时，借着看展的便利，遍访过城中大小博物馆。

展览的主题是图书馆里的 775 册特别藏书。如今这些书，除了展柜中那几本，其余

大多收藏在隔壁恒温恒湿的书架上，参观者透过两房之间特意设置的玻璃幕墙即能一探究竟。

展板上记载着特别藏书们的身世：20世纪 50 年代初，由于中西方关系的变化，在华外籍神职人员相继离开，其中就包括曾于藏边长期宣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由于不被允许携带图文资料，他们在宣教百年间所积存的书籍、档案等，只得弃留于云南铎区主教座堂的茨中教堂。1983 年，当地公安机关将这批遗存移交至德钦县图书馆，收藏至今。

曾长期从事中法口译工作的齐先生，因疫情影响短暂赋闲过一阵，后因朋友介绍而与这批藏书结缘。德钦县图书馆希望有人能挖掘藏书背后的故事，而精通法语、曾在法国研究过多年艺术史，甚至修读过一年欧洲古典书籍装帧与修复的齐先生无疑是最佳人选。在整个研究中，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无偿完成了全部工作。

除了将这批卷帙浩繁却饱经沧桑的书籍分门别类、查漏补缺，齐先生还发挥他的特长，对书籍装帧做了精彩的分析与展示，也对传教士百年前记录中国的影像与文字做了系统梳理与考据。

而漫长的旅法岁月，似乎也让他拥有了某种独特的法式浪漫。玻璃幕墙背后的书架上，一株精心装裱的植物标本格外显眼。齐先生说，那是他在藏书中的意外发现，应该是某位传教士采摘后随手夹进去的。为了妥善保存这株百年前的植物，他甚至专门找人学习了标本的制作技艺。

看完展览，我仍意犹未尽。“那就再去茨

中教堂看看吧。”齐先生说，“那里是曾经存放这批藏书的地方，也是如今德钦保存最好的教堂。”

自平升镇驾车行至澜沧江口，再沿江边公路南行约 50 公里，当视线穿过宽广而平静的蓝色江面，远远望见对岸鳞次栉比的楼房中冒出个不起眼的中式尖顶，那便是茨中教堂所在了。教堂已在此屹立百年有余，“德钦特藏”展中有张 2015 年拍摄的茨中村照片，那时的教堂仍是村中唯一显眼的建筑，面前是金黄的稻田，背后是翠绿的群峰。然而短短几年时光，周围一切竟全变了。

开车驶过澜沧江大桥进村，错综复杂的巷弄像是一座迷宫。我停在一幢施工中的三层楼房前问路，满身灰泥的男人正在脚手架上干活。我注意到他手上缠着念珠，显然是位佛教徒，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他耐心地为我指出教堂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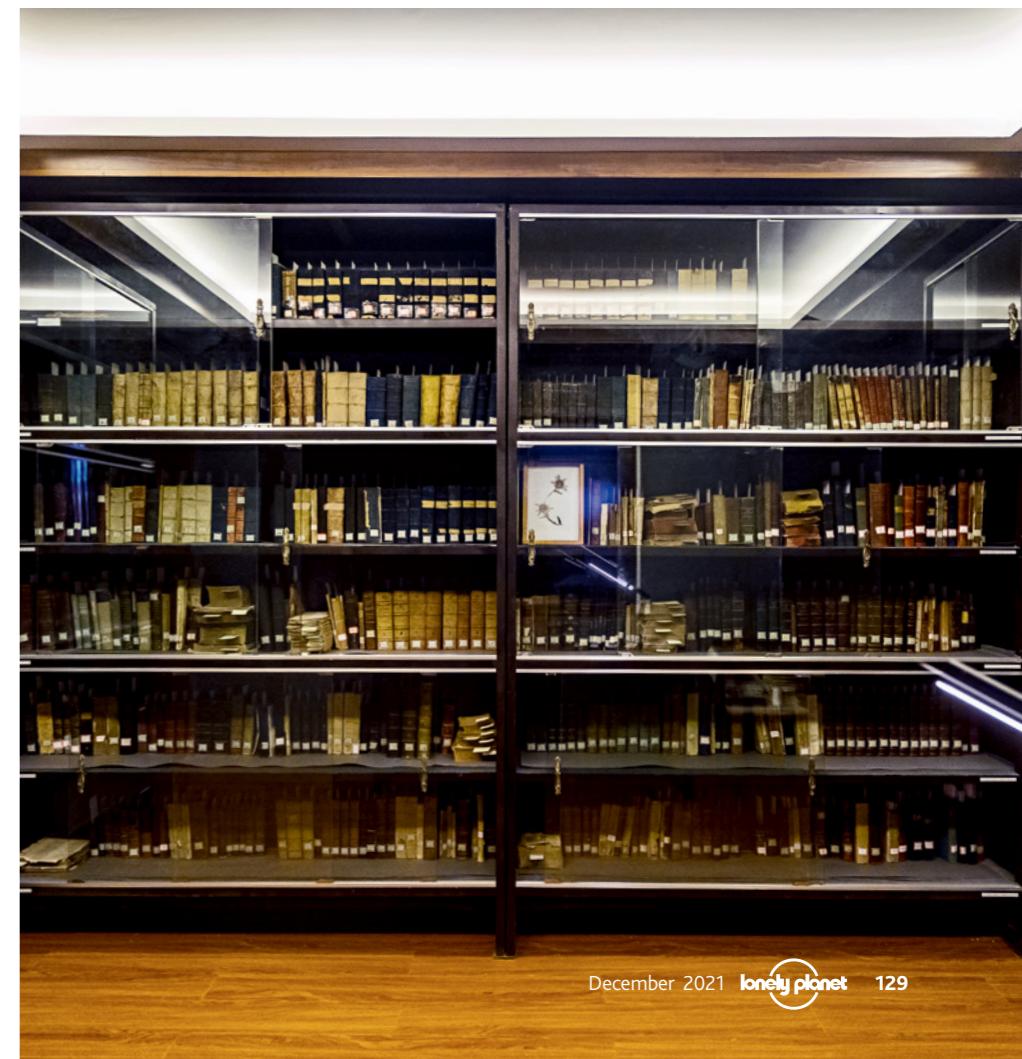
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德钦，向来都是藏传佛教广泛传播的区域。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传教士在茨中以南的茨姑村建起了德钦第一座天主教堂。1905 年维西教案爆发，教堂被愤怒的“反洋教运动”群众焚毁。面对外方势力，无能的清政府只能割地赔款，息事宁人。于是，渴望东山再起的传教士拿到赔款后又在茨中村兴建了眼前这座教堂，作为云南铎区新的主教座堂。

教堂的主体大经堂是座巴西利卡式的砖石建筑，这种常代表威严与正统的平面布局，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的公共会堂。墙面左右对称排布的半圆拱券门窗，则是欧洲中世纪罗马式建筑的核心特征。而塔楼顶端的飞檐翘角、攒尖顶的木构钟阁，也许是传教士为了表现尽力融入中华文化而对建筑外观做出的最大创新。茨中教堂整体于 1921 年竣工，虽几经修缮，但整体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神韵。

教堂的姚神父是目前德钦周边四五座天主教堂唯一的神职人员。因他去另一座教堂主持弥撒还未返回，便吩咐驻堂修女接待我和齐先生。我们抵达教堂时，修女又刚好临时有事，简单寒暄过后便离开了。就这样，她把



德钦阿墩子古城的门楼，
包子铺就在附近。
(下图)德钦图书馆中
保存与陈列传教士
遗存书籍的房间。



“尽管并没有被真的锁在教堂里，但心中的那把锁也让本地的大多居民与他们永远相隔在两个世界。”

一整座空荡的教堂留给了我们两个。

大经堂锁着门，我透过门缝窥视内中构造：两排方柱将室内空间分隔为中殿及侧廊，中殿的尽头是一座摆满鲜花的祭坛。这些都是经典的天主教堂规制，然而深究其中细节，却又能发现处处透着中国特色。祭坛两侧悬着一副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这是康熙皇帝到访北京西什库教堂时留下的题句。

上联中“无始无终”，想表达的大概是《圣经·旧约·圣咏集》中“吾主，从永远到永远”的意思，然而这四字本身，其实最早出自道教经典《庄子》；而下联中的“仁”“义”，更不必说，都是儒家推崇的伦理。

教堂选用这副对联，也许正是有意将天主教与中华文化融合——就如祭坛中央那位斜披红色袈裟的耶稣，他正笔直地站在莲花宝座上，周身环绕着祥云，双手呈佛像常见的无畏印造型。

我差点被这套中西合璧的混搭逗乐，但很快就意识到传教士的聪明与务实：对世代深居山中、受佛教浸染太久的藏民来说，莲花宝座上这位慈眉善目的耶稣，显然比西方教堂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版更容易被人接受。

尽管已经在努力融入本地文化，但一心想为信仰开疆拓土的法国人，还是在世界屋脊遭遇了滑铁卢。据清《教务教案档》记载，1861年，允许传教士入境活动的《北京条约》签订仅一年后，天主教会即开列“西藏教区”七人名

成《旅居藏边三十年》一书。齐先生解释说，书名的法语原文 *Trente ans aux portes du Thibet interdit* 真实含义其实是“在禁地西藏门外三十年”，作者内心的挫败感可见一斑。

宣教虽失败，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一种习俗却成功保留到了今天——酿造葡萄酒。茨中教堂院子里至今还留着两座小葡萄园，其中一座与教堂同龄，栽培葡萄已有百年历史。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就曾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提及滇藏交界山区的葡萄酒，称这种从藏民行囊中取出的葡萄酒“滋味美妙，丝毫不逊于德国莱茵区上好的干白”。其实詹姆斯从未到过中国，更别说滇藏交界的偏远山区了。然而他却能对这里的葡萄酒做出如此精确的描述，自然能够说明这里的葡萄酒曾经影响力之广。

因为要开车，我没能再在茨中尝到葡萄酒，但却想起了前一日去过的西藏盐井。那里的天主教堂同样源于法国传教士，同样有当地公司在酿造葡萄酒。精美的瓶身上，印着据说“将葡萄种和全套酿造技艺传来”的那位法国神父的名字与头像，似乎充满着饮水思源的使命感。但齐先生后来却悄悄告诉我，他们其实连那位传教士的名字都没搞对。

葡萄酒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盐井教堂的主任，德高望重，多年来一直投身于推广深藏山中的本地文化。说他做葡萄酒敷衍了事，那无疑是冤枉好人，但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确不是靠本地人的一腔热血就足够的。

就如我此刻正身处的这座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茨中教堂，德钦县政府立起的介绍牌上写着它“最初建于1867年”。但据齐先生多方考证，1867年建造的教堂应为茨姑那座，准确年份也应为1866年。而茨中教堂实际的动工时间，网上有1909年和1911年两种说法，然而齐先生最终考证的年份却是1907年，与介绍牌所写的年份差了至少有40年。

在这里，似乎没人会关心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枯燥数字，也几乎没人关心那些早已随风而逝的匆匆过往。但它们，其实才是组成真实历史的血与肉。

准备离开时，我们发现自己被意外锁在了



院子里——修女出门时，大概是忘记了还有人在教堂中，顺手就将大门上了锁。其实这堵院墙倒也算是中式风格，因为西方的教堂大都是没有围墙的。而比起西方曾长期推崇的对外扩张与征服，东方文化的确更加内敛。

在等待修女回来期间，我突然体会到那些曾经入藏无门的传教士，被“锁”在自己小世界里的苦闷：围墙外是热火朝天的大千世界，围墙里却只有自己守着空空如也的教堂。尽管并没有被真的锁在教堂里，但心中的那把锁也让本地的大多居民与他们永远相隔在两个世界——或许这就是齐先生把他们称为“失败者”的原因吧。

可齐先生他自己，又为何要如此执着于研究这批失败者的遗存？

针对我的这个疑问，齐先生后来发来一大段文字，详尽解释了他为何要来此投身于这项注定无法掀起太多波澜的“失败者研究”。我至今对最后一句记忆犹新：“对于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对于一个可持续的人类生态，行于丛林的不该只有‘成王败寇’这一种法则。并非所有的霸业都配享圣殿的荣光，也并非所有的败绩都毫无追念的价值。”



2 PM

翻越碧罗雪山， 一场冬日历险

从茨中沿澜沧江折回，在德贡大桥路口随着写着“贡山”的牌子指引过桥后，眼前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一个个写着“积雪”“落石”“塌方”，甚至是简单明了“危险”二字的警示牌，如跨栏赛道上的栏架一样接连横在路中。驾驶者必须小心绕过这些触目惊心的警示牌方可继续前行，绝无可能忽略其上文字。

我并非爱好冒险，如女探险家黛芙拉·墨菲(Dervla Murphy)所言：“追求体验别样世界的人，都是异常谨慎的。”无奈选择在12月末的严冬中经这条写满“危险”的德贡公路翻越碧罗雪山，只因它是从德钦去贡山、是我完成“穿越四江”的唯一路线。

然而我也得承认，加缪那句“一个散发恐惧气息的地方，有时令人神往”对我也适用。因此当真实地行驶在这条前途未卜的公路上，双手紧抓方向盘，身体感受着车轮压过每一颗石子带来的颠簸时，一股莫名的兴奋竟突然占领了我。

这条不足100千米的公路于2007年兴建，历经12年，直至2019年10月才正式通车试运行。而就在通车后的短短一年中，它先后经历了冬季大雪与雨季塌方所造成的两次长时间封路。出发前，我打遍了公路两侧德钦县和贡山县，乃至它们分属的迪庆和怒江两个自治州交通部门的电话，询问公路是否已因积雪而封闭，得到的所有回答都是：“我们没有收到相关通知。”无论怎么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公路却完全不似想象中艰险。车辆很快爬升至雪线，但得益于精良的养护，除了偶尔出现的塌方修补路段，

绝大多数时间中，我都是在近乎崭新的平坦路面上飞驰着，甚至还有雅兴停车，拍下在路旁草甸悠闲嬉戏的牦牛们。

唯一让我隐隐不安的是，一路竟几乎没有遇到来车。即使偶尔驶来一辆，也都是那种满身污泥、霸气十足的硬派越野车。那些司机看见我，要么投来惊讶的目光，要么干脆比出大拇指以示鼓励。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看起来不是个好兆头。

路面随海拔升高而变得崎岖难行。待行至全路最高点、海拔3882米的孔雀山垭口时，就只剩下在全年冻土层上勉强修出的土路了。然而总体来说，公路的前半段都行驶得轻松愉快，并不足以称作“险”。依常理推断，后半段路况也应类似，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垭口依旧飘扬着五色经幡，它们正伴着呼啸而过的山风起舞，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经幡的后面便是海拔超过4300米的孔雀山，顶峰距公路直线距离不足500米，雪山仿佛触手可及。垭口另一侧，成片雪松坚毅地矗立在这块本应是不毛之地的高寒地带，幽深的墨绿色映衬着远方灰白相间的连绵群山。

几辆越野车在此等候正尽兴拍照的游客。我问其中一位司机，前面的路能走吗？他起初点头，可当看到我的车，又改为摇头，最终不确定地说：“你过去看看吧。”

过垭口向西下行，正式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的地界。当转过一个急弯，在猛然看到前方路面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先前那些司机对我比大拇指和摇头的原因——路面覆满积雪，只有两条模糊的车辙印贯穿其间，而一侧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路。对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公路前半段养护得多好，与后半段的情况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哦，多么痛的领悟。

自诩一向谨慎的我，从不会故意驶进危险中。我忆起当年在欧洲自驾时，误入黑山某条两侧都被一人多高雪墙包围的盘山路时的那种恐惧。然而那次我驾驶的是自己的硬派四驱越野车，对车子的能力与秉性早已了然于胸。现在开的却是辆刚租来的小型城市SUV，不

仅四驱欠奉，甚至没有雪链或雪胎这样的基本装备。

我要收回加缪的那句话——一个散发着如此恐惧气息的地方，起码是绝不会让我有丝毫神往的。其实加缪自己一生中并没有出过太多远门，然而最终却死于一场车祸。我赶忙止住胡思乱想，惊恐地转头看了眼坐在副驾驶的阿梨。不常开车的她显然还没意识到眼前的危机，甚至还对突然变换的雪景露出几分惊喜。我之前答应在这条不通班车的德贡公路上载她一程，可哪知竟连累她同我一起陷入如此险境。

必须要做出抉择了：掉头返回自然是稳妥的，但那就意味着“穿越四江”的计划彻底告吹；而开着这台显然不适合雪地行驶的车子继续前行，无疑是在冒险。

我艰难推开正被刺骨寒风吹袭的车门，迈进没过脚踝的积雪中，想要仔细探查路况。这是一段“之”字形下坡，站在让人眩晕的悬崖边向下张望，我依稀看到路面积雪在几个回环之后就消失了——积雪路段比想象中要短，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又仔细确认这段积雪路每一处可能的避险方向——万一打滑失控，就往山壁方向撞，希望可以保个“车毁人无恙”。

回到车上，我认真告知了阿梨正面临的境况，表示如果她不愿继续前行，我们就掉头返回。然而她只是说，如果我决定继续走，她就跟我一起。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说过，大多数旅行就是“你把自己交到不认识的人手里，甚至把性命托付给他们”。此时此刻，阿梨，这个我两天前还不认识，今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的陌生姑娘，就这样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的手里。

那么，出发吧。

起初行进得还算顺畅，但当我小心翼翼拐过几个急弯，来到以为没有积雪的那段路时，顿时傻了眼——路面留下的竟是积雪消融一半后的大片光滑冰层，其中一段还在肆意流淌着源自雪山的汹涌融水。

任何人都知道，在雪中和冰上走路绝对是两种不同体验——即使你可以在雪中健步如飞，但若不想摔个大马趴，那就别走到冰上



德贡公路是一条艰险但风光无限的高海拔公路。

“今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的陌生姑娘，就这样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的手里。”

去。而把一辆一吨多重，且只配备了光滑四季胎的汽车开到冰上去，基本等于让它体验随机无规则的布朗运动。

下意识转头向后看，我的心中闪过一丝就此返回的念头，但很快就发现这是痴心妄想：一旦驶入这条覆满积雪、只能容一车通行的狭窄山路，就绝无中途折返的可能。

“冰雪路面驾驶，忌猛打方向，忌猛踩油门、刹车；一旦侧滑，要顺着侧滑方向慢打方向修正。”我在心中一遍遍复诵着这段每个初涉冰雪驾驶的司机都背过的规则。我相信，没有一个司机愿意亲自实践其中的内容，特别是开着一辆没有任何冰雪装备的素车，行驶在如此陡峭的山崖上时。透过余光，我瞥见阿梨似乎也在默念什么，大概是天主教的某段祷文吧。我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此刻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命悬一线的关头，宗教的确有一种使人超然物外的魔力。

最终，不知是我背诵的“冰面驾驶技巧”实在准确，还是阿梨默念的祷文起了效，我竟将车有惊无险地缓缓挪过了那段冰面。在随后的短暂休息与庆祝中，我才发现方向盘早已被自己握得满是汗水。

后面的路程，尽管依旧布满塌方与涌水，我们甚至好几次在不同的抢修施工处等待了很久才得以通行，但好在没有一处如过冰面那般令人心惊胆寒了。海拔降低，路面也随之变得平坦而开阔，甚至偶尔还会路过一座飘着袅袅炊烟的牧民定居点——这是回到人间的感觉——就这样，我们战胜了德贡公路和碧罗雪山严酷的冬天，来到了绿意盎然的怒江流域。



6 PM

白汉洛， 投宿村民家的一夜

经过下山路上的一处急弯，手机导航突然传出“目的地白汉洛就在左侧”的提示。我向左望去，只有一面覆满奇形怪状植物的山崖，高不见顶地挡在那里。

这座白汉洛村本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处经停地。地图显示，它应该就在“这堵墙”的后面。迂回几次后我意识到，转角处一条被茂密树丛掩映着、坡度仿佛直冲天际的水泥窄路是唯一可能的路线。试探着循迹而上，汽车引擎发出声嘶力竭的鸣叫。当拐过一个又一个180度急弯，冲上似乎已身处云端的坡顶，一座温馨的村庄终于浮现在眼前，同时出现的还有那座被碧罗雪山映衬着的白汉洛教堂。

我是在齐先生的展览中第一次知道白汉洛和村中这座教堂的。资料中描述的白汉洛教堂“比茨中教堂融入了更多大理剑川工匠的设计语言，巴西利卡式的西方建筑形制与白族‘双叠水’式的东方建筑风格巧妙融合在一起”。剑川的白族工匠曾远近闻名，在木构建年代，滇西北山区无论是佛寺还是教堂，请他们营建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时下，教堂被包裹在脚手架与绿色罩网之中，似乎正进行着一场大规模修缮。也许因为正处周末，周边并无任何人影，倒有一头不知谁家的牛旁若无人徜徉其间。

透过脚手架间的缝隙，我注意到梁柱上雕刻的精致耶稣像。同茨中教堂一样，这里的耶稣依旧脚踩祥云，就连眉目特征也几乎变成了中国人。我联想到美国那部充满争议的情景剧《黑人耶稣》(Black Jesus)，不知白汉洛的耶稣是不是也会喝酥油茶，并被信众献上一

条条哈达。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让山里的工匠凭空想象出耶稣的长相，应该比让他做出木雕本身还要困难吧。

走入教堂内，屋顶是白族风格的网格状藻井，装饰图案也可谓亦中亦西。比如壁画的内容是葡萄藤缠绕着十字架，不知是借用中国“葡萄多子多福”的寓意，还是感谢传教士将葡萄与葡萄酒带到这里。但最让我啧啧称奇的是，设计者竟还将西方教堂中常见的彩色玻璃花窗元素巧妙融入中式窗棂中。

阿梨通过教会的朋友联系到白汉洛教堂的主任嘎真。我们从教堂出来时，他已在门口等候。这个三十来岁的小哥是目前这项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白汉洛是座多民族混居的村子。这里的每个居民都拥有两种不同的属性：藏族或怒族、佛教或天主教。比如嘎真的全名叫嘎真·加俾额尔，前者是个常见的藏族名，后者则是《圣经》中大天使 Gabriel 的天主教译法。

比起德钦，贡山北部居民的信仰史更加复杂。怒族是这里最早的原住民，起初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依靠巫师与神灵沟通。大约两百年前，从四川辗转而来的喇嘛进入贡山传播藏传佛教，给当地人带来第一次信仰的转变。

而这里的天主教信仰与德钦类似，最初也是源自百年前的那批法国传教士；同样与德钦类似的，还有1905年的那场教案。白汉洛的第一座教堂建于1898年，而现今这座则是1905年旧教堂被烧毁后重建的。

听说我们没吃晚餐，也还没定当晚的住处，嘎真当即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住。

“这……你们方便吗？”对这突如其来的善意，我有点犹豫，怕贸然前去会给他们添太多麻烦。

“当然方便。”他干脆地答道，“反正家里房子大，空着也是空着。”我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嘎真带我们去了他家的厨房，这是一座圆木搭起的平房，就像俄罗斯的木刻楞。因长年

烟火缭绕，四壁已被熏得焦黑。火塘支在房间一角，散发着暖意。旁边墙上挂着已风干好的腊肉，让人食指大动。

同样挂在墙上的还有象征信仰的木质神龛，神龛内外有四五尊耶稣的雕像或画像，依旧全都慈眉善目。整座神龛被一条绿色哈达覆盖，在藏族文化中，它代表河流，象征繁衍与生息。

嘎真说，以前他们全家都住在类似的木屋中，人住楼上，牲畜住楼下。几年前旁边的新房建好之后，木屋就只作为厨房和餐厅使用了。同样是这几年才建好的，还有刚才那条崎岖的进村窄路——在这之前，村民进出的唯一方法，就是背着竹篓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三个小时。

嘎真一边介绍村中情况，一边熟练地向火塘添柴，浓重的烟火气息弥漫在房间中。嘎真的妻子端来一口锅，蹲在火塘边开始准备晚餐。

干煸卷心菜、辣炒洋芋片、冬瓜烧五花肉，很快，三道诱人的家常菜就被陆续摆上了餐桌。看到只有两副碗筷，我才意识到他们早已吃过了，这三道菜是特地为我和阿梨做的。

阿梨做着餐前祷告，感谢主赐予的食物。而我能做的，只是转过头对正忙着刷锅洗碗的嘎真夫妇说声“谢谢”，感谢这来自陌生人毫无保留的善意。

每晚七点半，村中的晚祷都会准时开始，这是一项延续百年的习俗。白汉洛教堂长期没有神父，无法定期举行弥撒，从不缺席的晚祷便成了村中天主教信仰者最重要的定期聚会。

因教堂在修缮，晚祷地点改在教堂旁的临时祈祷所。我们到达时，已有十几个人聚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小木屋里了，大都是留守村中的中老年人。木屋四周的墙上环绕着五色哈达与卡通造型的圣诞老人挂件。

祈祷内容是天主教常见的《玫瑰经》，这段复杂的赞歌最初被法国传教士翻译成藏语，并在山中传唱至今。尽管白汉洛有藏、怒两个民族，但村里的怒族也早已接受了藏文化，同



“这段由两个民族信众共同吟出的藏族曲调，这首混合了两种语言的天主教赞歌，很难说它到底属于天主教，还是藏族、怒族，抑或汉族，反而更像是多种类元素的大糅合。”

藏族只剩下身份证的区别。

晚祷持续约 40 分钟，参与者先坐后站再跪，悠扬的歌声在狭小的木屋中回荡不绝。没有人领祷，每个人对流程都熟稔于心，仿佛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曲调与歌词相似，也是纯粹的藏族风格，若不是偶尔夹杂着中文的“万福玛利亚”，我甚至无法将其与藏传佛教音乐区分开来。

在我看来，这段由两个民族信众共同吟出的藏族曲调，这首混合了两种语言的天主教赞歌，很难说它到底属于天主教，还是藏族、怒族，抑或汉族，反而更像是多种类元素的大糅合。

就如我在土耳其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古城里听到的 dengbēj，那是一段同样悠扬的吟唱，是当地库尔德人口口相传的民族史诗。这个世代生活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边缘的古老游牧民族，千年前皈依了伊斯兰教，百年前又被殖民者将居住的土地随意瓜分给周边四个国家。

当时我问那位唱诗的老人：“您觉得哪个最能代表自己的身份？库尔德人？穆斯林？还是土耳其公民？”

“三者都是。”通过年轻的翻译，他这么告诉我。

回到嘎真家时，火塘旁又多了一人：来村中暂住的扶贫队员老代。老代本在大理经营客栈，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前。想做点事

的他便报名了“技术扶贫工作队”，作为信息录入员来到大理对口帮扶的贡山县，住进了深山里的嘎真家。

工作队主要教授当地人汉语与手工编织技巧，费用全免，参与者还可享用一顿免费午餐，并拿到一笔补助款。据老代描述，村民参与积极性甚高。

又是大理，这真是个巧合，我心想。一百多年前，来到白汉洛的是大理的建筑工匠，现在又有来自大理的老师——这也许可算是历史的某种轮回吧。

见我们相谈正欢，嘎真端上盛在纸杯里的红葡萄酒，“村里自己酿的，你们随便品尝。”说罢，他也加入了这场围炉夜话。这是我第一次喝到本地的葡萄酒。我问嘎真，这酿酒工艺来自哪里，他说是祖辈传下来的。轻抿一口，清爽甘冽，微透着属于高原的泥土芳香，果然如书中描述，“丝毫不逊于德国莱茵区上好的干白”。

好酒与好友，永远都是心头无法抗拒的温暖。不知不觉间几杯下肚，很快微醺与困意便混杂着袭来。我方才意识到，这短暂的一天里已经历了太多故事。



张侃 全职旅行 5 年的理工男。生活里是个完全的都市人，旅行中却对偏乡与边境执着如初，因此国内去过最多次的地方就是云南。微信公众号 行男侃叔。

跳绳两项冠军的奖状。我走出房间，房门正对着二楼宽阔的露台，远处白雪皑皑的山脉刚好映出清晨第一缕阳光。

去吃早餐，嘎真妻子已煮好了香浓的酥油茶。在路上我注意到木屋旁围满了鸡、鸭、牛等各种牲畜和家禽，于是问她：“新房子真大，得有十几个房间吧？你们养殖生意做得很不错啊！”

“哪里哪里，房子是政府给盖的，我们哪能盖这么大呀！”说这话的时候，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用过早餐，我们与嘎真夫妇作别，开车经原路下山，沿德贡公路继续前行，怒江就在前方不远处。Lonely Planet 指南说，那是一个人神共居的秘境。

然而，在还未到达那里之前，甚至在这短短 24 小时里，我已在途中留下了这么多难忘的回忆，就如皮克·耶尔在《我们为什么旅行》中所述那样：“所有美好的旅行，和爱情一样，关系到走出平常的自己，置身于恐惧和惊异当中。”难以想象，前方究竟还会有多少未曾预料的惊喜。**LP**



在山谷中奔流的怒江。